

平和與利勝

—議會山金舊望展—

著等木喬

行發社版出書讀

勝利與和平

著者 喬木 茹純 舒翰

朱丹 方潛 等

出版者 讀書出版社

重慶民生路一八八號
上海靜安寺路靜備弄七一號

分發行 聯營書店

重慶林森路成都祠堂街西安南院門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 版初月五年四十三國民
● 版再月一十年四十三國民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目錄

從戰爭到和平

喬木

一 戰爭決定和平

(一)

二 歐洲拉着亞洲

(五)

三 聯合國國家與國際聯盟

(六)

四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

(二)

五 英美之間

(一六)

六 國際與國內

(二〇)

戰爭的團結保證 戰爭的勝利

茹純

一 戰略退守的嚴重時期

(三二)

二 斯大林格勒是一個轉據點

(二八)

三 第二戰場開闢了以後

(三六)

勝利中奠定和平的基石

舒 翰

一 聯合國的作戰綱領

(四五)

二 怎樣勝利？怎樣和平？

(五〇)

三 勝利，和平，民主的大憲章

(五七)

最後消滅法西斯

朱 丹

一 軍國主義與納粹主義

(六七)

二 糾正幾種傳說

(七〇)

三 割掉東普魯士毒瘤

(七三)

四 重要的是實物

(七五)

五 以牙還牙

(七八)

六 建設自由民主的德國

(七九)

到和平之路

方 潛

一 保證戰後安全和平

(八二)

二 內容決定形式

(八三)

三 不是在走老路

(八五)

四 進步的戰爭進步的組織

(八六)

五 是現實不是幻想

(八八)

六 國際民主和國內民主

(九一)

附 錄

一 羅邱大西洋宣言

(九四)

- | | | |
|---|------------|-------|
| 二 | 二十六國共同宣言 | (九七) |
| 三 | 莫斯科會議報告全文 | (九九) |
| 四 | 德黑蘭會議報告全文 | (一〇九) |
| 五 | 克里米亞會議報告全文 | (一一四) |
| 六 | 國際安全組織建議案 | (一二五) |
| 七 | 國際聯合會盟約 | (一四四) |
| 八 | 聯合國家一覽表 | (一五九) |

從戰爭到和平

喬木

由於歐洲戰爭的即將結束，這一個世界已經走上了從戰爭過渡到和平的橋樑，即將過去的是人民的戰爭，行將到來的是什麼樣的和平呢？

一 戰爭決定和平

戰爭決定和平，未來的世界和平是怎樣一個面目決定於今天的世界戰爭是怎樣進行的。戰爭與和平是不可分的。

德黑蘭會議的主要任務是在軍事上打敗德國，那是一個軍事性的會議，但即在那一次會議中英美蘇三大反法西斯戰爭的領導國家已經對於未來的世界和平有了一個原則性的諒解了。德黑蘭會議的公報說：

「我們確信：我們的和協，必將使和平成為永久性的和平。我們完全承認我們以及所有聯合國負有真正的責任，要創造一種和平，那和平必是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數人民的好感，而在今後許多世代中排除戰爭的苦難和恐怖」。

這是很自然的，因為沒有一種政治上的諒解，軍事上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從純粹軍事的觀點看，第二聯場的條件早在一九四二年初就成熟了，然而德黑蘭會議到一九四三年底才召開，這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英美蘇之間的這種政治諒解還沒有實現。

沒有政治上的諒解不可能有軍事上的合作，這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同樣不能忽視德黑蘭會議的主要任務依然是軍事性質的。德黑蘭會議對於歐洲問題的主要着眼點雖然不是忽視政治問題，却是以軍事上打垮希特勒為主的，例如德黑蘭會議後英外相對於南斯拉夫問題所提出的三原則，其第一項就是：

「我們對於所有積極抗敵的份子都予以一切實際的援助」（一九四三，十二月十四日，英外相在下院發言）。

因此，德黑蘭會議後就有不少人不重視德黑蘭協定，他們以為英美蘇在德黑蘭會議的團結不過是迫於當時的軍事要求所成立的一種不得已的臨時辦法而已，一旦這種要求沒有了，還不是分

道揚鏢，各走各路？

這種懷疑從來就沒有動搖過英美蘇的團結基礎，但是到了去年的最後三個月，在比利時、意大利、希臘、南斯拉夫、波蘭所發生的一連串的内内外外的不幸事件，的確使人們懷疑英美蘇的團結是否能持續到戰後。

世界走到了十字路口，全世界的人民要求一個解答。

克里米亞會議解決了這個問題：假如德黑蘭會議的歷史意義是在表示英美蘇能在戰爭中團結的話，克里米亞會議的歷史意義正指明在和平問題上英美蘇是同樣能團結的。德黑蘭會議決定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克里米亞會議決定了民主的和平。

從理論上說這又是很自然的，要不是這樣為什麼要打垮法西斯呢？難道是爲了打垮德國法西斯來讓另外一種法西斯繼續生存下去嗎？這是不能想像的，從而也是不容許發生的。

然而重要的不是從理論上去推演出這一結論，而是英美蘇三大領導國家的領袖在克里米亞確立了這一民主和平的原則，並根據這些原則解決了實際問題。第一它確定了最後擊敗德國的軍事計劃和根絕德國法西斯「最後形跡」的具體辦法；第二它確定了歐洲被解放國家的宣言，並根據這宣言的精神解決了波蘭和南斯拉夫的問題，而且建立了三大國家共同負責解決歐洲被解放國家

問題經常性的機構；第三，它解決了頓巴敦橡樹會議關於世界安全機構的未解決的投票程序問題。

從克里米亞會議所實際解決的問題看，我們可以說克里米亞會議主要地是一個關於歐洲問題的會議，但是我們要問英美蘇是根據什麼樣的原則解決歐洲問題的呢？

用英首相邱吉爾的話說，那就是：

「我們處理歐洲大陸上被解放國家所有一切問題的兩個指導原則是很清楚的：一，當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我們援助任何能殺死一個德國人的人；二，當戰爭結束的時候，我們解決問題的原則是經過一個自由的無拘無束的民主的選舉。」前一指導原則是勝利的原則，後一指導原則是民主的原則，德黑蘭會議確定了前一原則，克里米亞會議確定了後一原則。這樣看來，克里米亞會議所決定的實際問題雖然是歐洲問題，但克里米亞會議所確定的原則却是世界性的。

正是因為英美蘇的合作基礎，一不限于戰時，二不限于歐洲，而是基于世界性的原則上的合作，我們才能了解克里米亞會議的普遍意義，我們才能了解四月二十五日在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會議為什麼可能。

二 歐洲拉着亞洲

克里米亞會議在軍事上和政治上解決了歐洲問題，但從歐洲問題的解決到世界和平實現中間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一條很長的路程，因為日本雖然在太平洋上遭受不斷的失敗，但嚴格說來打垮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任務却正在開始。

這一段路怎樣走呢？

假如歐洲的道路是從德黑蘭的勝利路線走到克里米亞的民主路線的話，那麼亞洲的情況儘管有不同，它是絕不可能從獨裁的路線走到失敗主義的路線上去的。歐洲戰爭的勝利是定了，民主主要是爲了明天的和平；亞洲呢，亞洲的國內民主問題不備關係于明天的和平，而且關係於今天的勝利。爲了勝利，在亞洲大陸上應該擔當主要作戰任務的中國非走上民主團結的道路不可。

三月三日美國副國務卿格魯先生關於爲了應付未來若干月間的重大情勢，國共必須團結以完成軍事努力的統一的談話，就指示着亞洲戰爭的發展，已經到了歐洲戰爭的德黑蘭會議前後的階段了。自然，這不是說亞洲戰爭的發展必須重複歐洲戰爭的道路；恰巧相反，我們有一切理由可

以相信，我們是能用更短的時間，更少的苦痛來走上歐洲所已經走上了的道路的。

這就是為什麼必須要一切的力量來促成國內的民主團結在舊金山會議以前實現的緣故。

打垮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任務才正在開始，亞洲戰爭還包含着豐富的發展性，但不管發展的路徑如何曲折，表現的形態如何複雜，它的前途是確定的，勝利與民主，為勝利非民主不可，為和平更非民主不行。有些人不斷說中國特殊，請問中國能特殊到搬出這個星球外面去嗎？和平是不可分的，四月二十五日在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會議，就是要制定這一個星球上的和平憲章。

三 聯合國與國際聯盟

三大領導國家——英美蘇的團結奠定了世界和平的基礎，為了維持和鞏固未來的世界和平必須具備一個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機構。

這樣的安全機構在歷史上出現已經不是第一次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有過國際聯盟，如所周知，國際聯盟是悲慘地失敗了，不少人因為國際聯盟的失敗從而對於目前的世界機構也失去了信心。事實上這一次聯合國去年秋季在頓巴敦擬定和最近在克里米亞確定的世界安全機構提案在

基本精神上是和第一次國際聯盟毫無相同之處的。

首先，過去的國際聯盟並不是鞏固和發展了上次戰爭中所已形成的協約國家間的團結基礎而形成的，國際聯盟對於團結作戰的協約國說，是另起爐灶，所以它不叫協約國家，而另外起名國際聯盟；但這一次的世界安全機構，對於聯合作戰的聯合國家，却非另起爐灶，而是把在戰爭中團結起來的聯合國家的團結鞏固和發展起來，成爲一個世界性的機構，所以它也不起別的名字而單純的稱爲「聯合國家」，這就指示着這一次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機構是建築在聯合國家在作戰中的團結的基礎上，這一個新的機構的建立不過是把戰時的團結延長繼續到平時而已。中國有一句古話說患難之中識朋友，聯合國家的世界安全機構正是建築在「患難之交」上面的。

其次，過去的國際聯盟是在戰爭結束之後才着手組織的，然而這一次的「聯合國家」却是在戰爭還在進行中就已開始組織了。這雖然是一種比較表面的不同，但這裡邊却是有着很大的差別的，國際聯盟是在戰爭結束後組織的，所以在組織時很多人早已忘記戰爭中的團結了，中國有句古話說能共安樂有能共患難，而國際聯盟是一種共安樂的組織，共患難的日子早已就忘記了；聯合國家在戰爭中就着手組織這世界性的和平與安全機構，它指示着聯合國家將以進行作戰的團結精神來進行維持和鞏固和平的事業。人們已經開始了解和平的艱難不下於勝利，取得了和平才能

說取得真正的勝利。和平不是一件贖物可以來分取的。

然而，最後，「聯合國國家」和國際聯盟最大差別還不是在這些名稱和組織的時間的外表上，而是在它的基本性質上。在這裡我們可以列舉出以下的三點：

(一)爲了真正有效，一個世界性的安全組織必須包括主要的世界列強；不然所謂集體安全的原則就不符合真實的力量對比，從而也就不能產生效力。在這一點上國際聯盟一開始的時候就漏了強大的美國，丟了新興的蘇聯，國際聯盟與其說是一個國際聯盟，不如說是一個以英法爲主的「西歐聯盟」；在這樣情況下它能發揮集體安全的作用嗎？和國際聯盟相反，這一次的「聯合國國家」包括全世界的主要列強，担当着反法西斯戰爭的三大領導國家的英美蘇都包括在內，亞洲的中國和歐洲法國的參加更加强了它的世界性。

(二)在性質上，國際聯盟一開始就是反蘇的，它是作爲反對歐洲人民革命的一個反動的工具體而組成的；後來它雖然以蘇聯的參加而稍稍改變其性質，但已經遲了。國際聯盟以援助芬蘭進攻蘇聯而壽終正寢，正說明它是以反蘇始，以反蘇終。和國際聯盟相反，這一次的「聯合國國家」不是以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對立爲基礎，而是以社會主義民主國家和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團結、合作爲目的。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英美則代表着強大的工業力量和堅實的勞工運動

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這兩系列的強大力量在戰爭中團結了，而且已經證明他們在處理戰後問題上同樣能够團結，戰爭中團結的基礎爲了打垮共同的敵人，和平中團結的基礎是保障反法西斯的民主。這樣，一九一九、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幾年中國際聯盟所幹的是撲滅歐洲的人民革命，但目前英美蘇在歐洲所做的却是歐洲人民的民主解放。歐洲的解放宣言，其所處理的具體對象雖然限于歐洲，但它的基本精神却是遍及于全世界的。

(三)組成不同，性質有別，但作爲一個維持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機構，「聯合國」與國際聯盟的基本差異是國際聯盟把維持世界安全的責任平均地分配到所有大小國家，而真正能負起維持世界安全責任的主要列強却在形式上的集體安全制度的口號之下把它們應負的責任閃避了；「聯合國」(賴巴敦建議)的機構却是清清楚楚把維持世界安全的責任直接地放在實際上能維持世界安全的主要列強身上。國際聯盟作爲一個機構的缺點很多，但有一點却是特別值得提出的，那就是在執行任何決定與行動之前，要求其所有會員國家的一致，形式上美其名曰尊重小國發言，但實際上却往往是大國不願負責，找出一兩個小國出來反對一場，任何決定與行動都被推翻了，西班牙內戰時，英法的逃避責任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出現的。和國際聯盟相反，這一次的一聯合國「憲章，却明白的把決定行動的責任放在五大列強——五常務理事國家的身上；這五常任理

事國家代表和六位另外選出的理事國家共同組織安全理事會，下設軍事參謀委員會作爲「聯合國家」的執行機關，負責維持世界安全；至于國際聯盟過去用以敷衍塞責的關於經濟和社會制裁的機構完全劃歸經濟與社會理事會，與負責行動的執行機關完全分開。作爲一個機構說，「聯合國家」和國際聯盟最大的不同點在此，它比較國際聯盟進步的地方主要地也在這裡。但正是在這一點上，頓巴敦橡樹會議的初步建議受到抨擊，投票程序的問題由此而生，克里米亞會議解決了投票程序，但直至今日各方面對於「聯合國家」意章的批評還是集中在這裡。

怎樣批評呢？人們說：五大常任理事國家，他們的權力太大了，他們好像是維持世界和平秩序的警察，不過警察的秩序由誰人來維持呢？假如警察們自己打起架來呢？「聯合國家」不應該給我們一個憲兵嗎？（事實上憲兵也不能解決問題的，因爲有了憲兵，人們又會問誰來管理憲兵呢？有了管理憲兵的人，誰又來管理那管理憲兵的人呢……如是而玄之又玄，變成了衆妙之門）

這裡面包含兩個問題：第一是大國權力太大，聯合國家有形成大國獨裁的危險，這是最近泛美會議對敦巴頓橡樹建議（三月八日）所作建議的中心；第二個問題是大國之間不易一致，無從決定問題，這是最近法政府拒絕爲舊金山會議邀請國家的主要理由之一。第二個問題不能成立，

因爲和平的基礎就是建築在英美蘇的團結與一致上，假如說大國之間不易一致，那就是根本否認英美蘇團結一致的可能，在那種情況下和平尙且不可能，安全根本談不上了。

關於第一個問題，這是假定了大國團結了，小國還有不滿意的可能，事實上這種情況自從世界力量的對比發展到這個世紀以來所不曾有過的事情。以國際聯盟爲例，如做過十四年國際總秘書（一九一九——一九三三年）的英國波斯爵士就在去年三月十六日的新聞紀事報上寫過如下的話：

「凡與密切參與過國聯的議事經過的都有一個共同的經驗，那就是當大國團結了，小國們總是滿意的，只有當大國之間發生了不和，亂子才出來，在那種情況下小國常常可能作大國的代理人來擴大不和……」（一九四四，三月十六日同報）。從這裡可以看出，只要大國能團結，小國的不滿是很少可能的。

四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

事實上，作爲一個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機構，頓巴敦橡樹的建議雖不至善至美，但已經做到照